

向着人生风景的奔赴

——王雪茜散文集《折叠世界》印象记

齐凤艳

“从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这句话出自作家王雪茜散文集《折叠世界》的后记。她的散文是朝向人的性格、情感和思想之多样性的探索。当我们看世界,我们观察的是其中的人和其行动,包括思想活动、社会事件、观念变迁等等。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从而整个思想情感世界复杂无比,我冒失地思忖这是不是王雪茜这部散文集命名为《折叠世界》的原因。一方面“折叠”二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上面所讲的世界和人是不能被轻易体察和解读的,另一方面,“折叠”二字也表现了作家对世界的样子的清醒认识,并暗含着文学无论是表现还是要再现世界,解释人类情感、精神的样貌,都是一个打开、敞开和展示的过程。

这个过程如何实现呢?它最终的旨归又是什么呢?王雪茜写道:

文学之路何尝不是一条朝圣之路?即使是最寻常不过的物体,最轻微琐碎的细节,也能够引发一次顿悟,这并非说写作仅仅瞄准“一次实现妙不可言的灵魂净化的高潮时刻”。笔端终止处或许并不是寻一个结果,而是对自我人生的救赎和对生命本真的探寻。散文对我而言,便是这样的一个出口。

王雪茜讲到的由“最寻常不过的物体,最轻微琐碎的细节”抵达顿悟进而实现“对自我人生的救赎和对生命本真的探寻”令我想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要认识生活在我们眼前熟悉的事物是多么地难,也让我想到散文的日常性。《贵族之家》中的茹尔丹感叹道,自己说了四十多年的“话”,竟然没意识到那就是“散文”。但是这种日常性绝不意味着散文担负不起“思想”“情感”“精神”这些抽象的词汇,王雪茜的散文集《折叠世界》就是佐证。诚如著名作家老藤在《折叠世界》的推荐语中讲述的那样,王雪茜的散文“总是能在人、岁月、生活三者之间找到奇妙的纵贯线与平衡点,并提供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再发现。”这心灵与外部世界,并不只是身外的具体世界,也即王雪茜所说的“一条朝圣之路”,作家在此更强调的是“路”这个字的具体与抽象的双重内涵。散文与任何文学一样,它由生活指向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其中包含着作家对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梳理,其见解和评判的形成。而这些共同为读者提供感知的新颖、想象的空间、思索的拓展、认知的指引与觉悟。从而,王雪茜所说的“对自我人生的救赎和对

生命本真的探寻”的出口,是她自己的出口,更是读者的有幸偶得。

同时,当我读到《折叠世界》的第三部分的文化散文随笔时(鉴于多位评论家对收入本文集的文化散文随笔已有评论,我才疏学浅,不能出其右,就不再赘述),我感到,王雪茜的散文透着幽微的评论家气质。“学养”丰富起来的人生阅历和骨子里沉潜的文学资质使她的散文超越了单单倚靠“感觉”“激情”和“才气”写作的局限。她是一个沉思者,她深切关注着人类生命旅程中各个阶段的思想情感、遭际和命运,致力于探索和扩大文学的人文关怀。当学者的理性和作家的感性相融,别样的激情荡漾出来,自由和发散的思维与世上事、人间情和自觉的文学使命一起,形成了刘锡庆教授所说的“有人有我,有情有义,征引博富,文采风流”的一篇篇散文佳作,且王雪茜的游记散文亦不乏如此特色。

二

《如是我闻》是《折叠世界》开卷散文组篇的题目。“如是我闻”,王雪茜的写作是她向世界的敞开,是她在纷繁的现实世界中,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并将重点放在“人类内心的冲突问题”上,由日常生活真实上升为王雪茜所言“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忧虑与关切,对复杂多变的真实而残酷的人性的审视与接纳”。由此我感到,王雪茜是一位注重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作家,而读这部散文集中的篇章,我思忖我的想法基本是正确的。

比如《一束光》中,由一场车祸现场作家思考着生命的尊严问题,她写道,“我们活着时用力维护的尊严,极有可能在猝然发生的灾难面前玻璃一样破碎”,“尊严本身就是文明”,“当尊严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的时候,局外人决定着文明的程度”。《一路平安》中,由一位老奶奶临终依然选择佯装不知其儿子先于她离世,而呈现一个心理现象:“人在面对无法接受的事情时都会自动生成这种逃避性心理。他们会在实情即将毕露的临界点戛然失智,关闭心门拒绝真相。没有一种生活哲学能放之四海而通用。‘自我屏蔽’是人的一种本能,人性太脆弱了,似乎经不起直面伤痛。”再比如,《无相》里,母亲看见邻居魏姨两个儿子先后去世后“竟然胖了”时说魏姨“命硬,寡情”,作家想到了自己童年时外婆去世时自己的表现,并联系到加缪《局外人》中默尔索在母亲去世后因疲惫而感受到可以回家睡觉的喜悦,引用了原书中默尔索“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这句话,随即,王雪茜指出,不必羞于承认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她写道:“尽管洞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与本质,我们还是不能平静与诚实。”这三篇散文中,作家的思考来自于不同观念、观点或认知的抵牾,这种冲突存在于当事人,也存在于作为作者的“我”的心中。哪一种观点占上风呢?还是不同看法在作

家的沉思中撞击出新的观点?我们看到,王雪茜凭借其学养和睿智,总是顺藤摸瓜,将读者引到新的心灵境界和精神视域,从而获得联想的展开,思想的丰盈,心智的开启。

王雪茜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密切观察和认真思考,她的作品的基础是生活事件和她对其的感知和思索,她不用也不必刻意追求编故事及创作技巧,她依赖的不是花里胡哨的形式,所以如她自己所言,她不做她在后记中所写的她自己所排斥的“众声喧哗式的隔靴抒情或趋之若鹜式的跟风描写”,她深知,“强加情节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将丝毫无补于生活的表现,反而使生活呈现枯萎甚至虚假。情节,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波浪,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孙犁语)。王雪茜就这样从生活经历中发幽远之思,吐纳自深,说出她“所发现所洞见的有价值的东西,在世俗与自我之间寻求包容与平衡”(王雪茜语),从而达到对“人类内心的冲突问题”的关照。

三

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的发言。萨特在《文学是什么?》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王雪茜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担当回应着社会对她的期待,这更是一种自觉。《折叠世界》的第二辑收录的十篇散文,字里行间浸润着她对“新的教育生态下,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问题——非正常交往、校园暴力、自残、抑郁、早孕、自杀”等的痛心与关切。我总是认为,通过启迪读者来影响生活是一个作家雄心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正当年的学生还是成年人如我,阅读《折叠世界》此一辑中的篇章后,都会有所反思、震颤,并在今后耳闻或遇到文章中类似的情况、场景和事件时多一份思考,做出更恰当和正确的评判与行止。

“失去疼爱的小孩子的心像被一块墨涂黑,再难渗透别的颜色。”“任何释放自己无措和恐惧的情感形式——畏惧、讨好、祈求、冷漠、愤怒、暴力……都无法成为缺爱心灵的软猬甲。体验和生存环境的变异,安全氛围的隐退,都会造成思维的畸变。”“我们放弃了大自然赋予人类本身的灵动性,将自己龟缩于人为营造的所谓稳定所谓安全之中,规避侵袭了我们大脑的脆弱价值观带来的伤害。”“面对世界,敏感而前卫的人永远是个悖论者。他们的坦诚与自明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获得了与生活摩擦出火焰的空间,但是同时他们又往往高估自己面对围侵的承受能力与保持独立不被迷惑和倾倒的弹性。”我一边反复咀嚼回味着王雪茜的这些文字,一边观察着作家这几篇散文中的学生朋友,他们是我们子女一般年龄



《折叠世界》 王雪茜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的孩子,并且那其中也有成人世界里周围的人及我自己的影子啊!孩子们身上的痛也疼在我们的身上,多希望小小年纪的他们真正地快乐地成长啊!是的,这些疼痛在王雪茜的心上,从而这十篇散文中我读出了一位教师、一位母亲、一位作家的拳拳之心。

这些散文让我再次认识到,文学和心理学关注的都是人。王雪茜这些散文固然与她的经历有关,也与文学就是人学密切联系,何况,她要致力于人性的探索。心理学知识使得她书写相关主题时更加得心应手,而文学能为心理学插上翅膀,使它走得更远。

四

“车又拐了几道弯,远远望见两山之间嵌着一座明亮的扇形雪山,像一颗巨大的珍珠远远地引诱着你向着它奔去……”在散文《川游记》的结尾,王雪茜如是写道。无论是自然中的风光还是人生的场景都吸引着她的眼眸和奔赴的脚步。她为它们奋笔疾书。

而一个作家的性格气质、心智倾向又影响着其写作主题和行文风格。王雪茜说:“我喜欢幽微老旧的事物,喜欢一切不彻底的琐细之美。我怀念那些让人舒服的苔藓,它们是桥渐渐老去的阵痛,是桥柔软而隐秘的叹息,也是桥暗夜里孤独发出的成片声响。确定中的不定,灰暗中生存的勇气和真理,足以让浅显者满足,让深刻者警醒。而人类内心深处的个人生活,如老桥一样,永远超越自身的真相。”细细品味王雪茜散文《去远方》中的上面这段话,我想说,这段话非常有文艺气质地描绘了《折叠世界》里的诸篇散文的思想艺术风貌和其中隐显的作家的气宇及文学追求。王雪茜是一位有文学自觉意识并且敏于和善于反观自己心灵与文字的作家。那么她必然也会将自己的作品放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审视,必然会时不时为自己未来的创作寻找新的风景并探索抵达新境界的道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她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涌现出来。

